

鮪魚是一種不動就會死亡的生命，他們靠著游泳讓水流過鰓以取得氧氣維持生命，對他們而言，停止游泳就是生命的終點。

清晨5點，東港魚市場裡充滿競標漁獲的人們，工作人員推著一尾500公斤重的黃鰭鮪魚放到競標處，貼上起標價格，地上的鮪魚慢慢滲出血水，鰓也慢慢停止動作，畫面停在晃動的人群腳底，有如魚眼的視角。

學期最後一次下課鐘響，東港高中的同學魚貫走出，二年信班的黃齊仍坐在角落收拾，同學簇擁著要幫轉學的小邦辦歡送會，小邦邀請黃齊一起參加，但黃齊拒絕了，小邦說了幾句氣話後轉身離開，沒料到突然黃齊衝向前去打小邦，兩人糾纏在一起，黃齊口袋的菸掉了出來，其他的同學加入戰局，戰況正激烈時教官出現了，同學一轟而散，留下坐在地上喘氣的黃齊。

教官問黃齊有沒有怎麼樣，黃齊只是說，是他先動手的。

傍晚，明天就要北上的實習老師小夢收拾完東西，正要離開時門打開了，學校的教官帶著衣衫不整的黃齊走進來。

教官離開後黃齊仍不肯向老師透露為什麼動手，這是黃齊這禮拜第三次被教官盯上，第一次是沒有依規定剪頭髮，第二次是被抓到抽菸，這一次教官說，他動手打了同學，可是他的臉上有著大大的黑眼圈。小夢告訴他這樣有可能被退學。但黃齊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

「我才不在意能不能在這上學。」他的口氣與其說是憤怒，更像是....真的不在乎吧。而令小夢在意的事還有一件，是她聯絡不上黃齊爸爸，而黃齊最近放學後似乎都沒回家。

就在此時門打開了，走入的是黃齊爸爸黃致遠，帶著酒味與魚腥味，一進來就拉著黃齊向外走，黃齊用力抵抗。

「是怎樣？拎杯抓完鮪魚回來，現在要來抓兒子不行嗎？」

小夢想要勸架時致遠放了手，黃齊倒在地上。

「你就不要給我回來。」說完致遠轉身離去，帶著點踉蹌。黃齊站起身，嘀咕幾句誰想回家之類的話，然後抬頭跟老師尷尬的對望，小夢嘆了口氣，帶著黃齊離開校園。

小夢知道黃齊家裡只剩爸爸，當船長的爸爸在漁獲量銳減的今年過得十分辛苦，連帶影響黃齊的生活。兩人走在路上，黃齊一語不發，無視小夢的許多問題，只回答了其中一個。

「你想吃什麼？」

「鮭魚。」

「是生魚片嗎？還是....」

「都好啊，只要是鮭魚。」

第一次，黃齊的語氣變得緩和。

小鎮的角落，破舊巷弄內閃著粉紅霓虹燈的按摩店裡，可能是熟客的關係有優待吧，致遠叫完服務後，跟女伴躺在床上聊天。

「你這樣亂搞，沒關係嗎？」女伴問。

「老婆都跑了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說完致遠點了一支煙。

「我指的是你小孩，他不在意嗎？」

兩人陷入沈默，關於黃齊在不在意他其實不知道，又或者，致遠自己在意這件事嗎？他好像很久沒有「試著」當個好爸爸了，至於是多久他也不很清楚，酒精跟海浪會讓時間的準度下降，到後來，只要舵保持準度即可。湧上來的回憶片段讓致遠頭痛，他試著轉移話題，低級一點，無關緊要一點。

「剛剛，痛嗎？」

「還好。」女伴點了一支煙。

「被政府幹的比較痛。」

致遠笑了出來，他不知該說些什麼，他不太會講話。

「這間店，以後要關了。」

致遠翻起身來，認真看著女伴，但他沒有問為什麼，這次是哪一個關鍵字。

「道路擴建」、「都更」、「違建」、「拆遷」，他想，只有在上面的人眼中，這些專有名詞才代表不一樣的意義，對於剩下的人，對於他們這些人，都是一樣的。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或許離開吧。」

「你不想離開嗎？」女伴的聲音很誘人，好似離開後的生活也如此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致遠坦承，但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。

「可是我喜歡這裡的海。」

「就算這裡充滿觀光客和垃圾嗎？」女伴跟致遠都笑了。

「對。」

「而且這裡已經沒有觀光客了。」

一陣沈默過後，致遠像是想起什麼似的，拎起了外套往外，臨走前給了女伴一個深長的吻。

小夢跟黃齊坐在海產店門口，黃齊點了一盤鮪魚，跟老闆註明不要黑鮪魚，只要一般的黃鰭鮪魚。小夢問黃齊為什麼不點黑鮪魚，黃齊聳聳肩，只是說黑鮪魚太貴了。

兩人喝著熱湯，這時候黃齊的手機電話響了，他緊張地跑了出去講電話，不久後回來，兩人吃著生魚片。

「老師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」黃齊突然這樣問。

小夢好想跟黃齊說，其實她明天就要離開學校，離開東港了，但她沒有講。

「不知道，可能是看見以前的自己吧。」

黃齊又問老師：「那老師喜歡東港嗎？」小夢不敢多想，她應聲答著喜歡啊，又把同樣的問題拋給黃齊。

「好像也說不上是喜歡，但就是住很久了。」

小夢好奇問了黃齊，有機會不會想出去外面看看嗎？黃齊陷入了一段沈默。

「出去外面的話，就吃不到這裡的鮪魚了吧。」

「也是，這裡的黑魷魚真的很好吃啊。」

「比起黑魷魚，我更喜歡一般的黃鰭魷魚喔。」

「是因為黃鰭魷魚裡面有黃齊的名字嗎？」

黃齊說，爸爸當初幫它取這個名字，是因為剛好前一天他捕到了黃鰭魷魚。

「爸爸說，比起有名又高價值的黑魷魚，黃鰭魷魚更符合東港的人們，雖然大家都很平凡，可是對於這個小鎮都很重要。」

「你爸爸很常跟你講魷魚的事嗎？」

黃齊說，以前爸爸很常帶他出海，他就喜歡纏著爸爸講很多故事。說著說著，黃齊的電話又響了，但這次他猶豫了，他選擇讓電話一直響著。

「老師我問你，你會離開東港嗎？」小夢嚇了一大跳，瞬間不知怎麼回應。

「會吧。」

說完後，換小夢陷入了沈默，黃齊把剩下的最後一點湯喝完。然後他跟老師說，剛剛打過來的是他媽媽，媽媽想要黃齊搬過來一起住，媽媽說都市的孩子都有比較好的發展。

「那你怎麼想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可是這樣就要離開東港了吧。」

黃齊的聲音有種被壓抑的情緒，聽不出是憂傷還是其他的，看著他的小夢則感到迷惘，不知自己該不該離開這個地方。

兩人沿著港口散著步，黃齊問小夢可不可以讓他抽個菸，小夢基於老師的立場阻止了他。小夢問黃齊為什麼要抽煙，然後黃齊選擇迴避問題。

「為什麼不要？」

「抽菸對身體不好啊。」

「一直在學校上課也對身體不好啊。可是大家都這麼做。」

「那不一樣拉。讀書會有很多幫助的啊.....」小夢發現黃齊沒在聽她說教，閉上了嘴。

黃齊又說了一個不太相關的話題。

「我今天打了小邦。」

「你幹麼打他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大概跟抽菸是一樣的理由吧。」

小夢還在想這兩者之間的關聯，黃齊又繼續說著，他說他一開始抽菸是看到別人在抽，後來就不知不覺跟著一起抽了，沒特別的原因。抽菸以後他常常會想，這其實跟上學考試滿像的吧，大家都在做，卻很少人知道是為了什麼。

「這不一樣啦。」小夢說著，但其實也沒有這麼肯定。

天逐漸要亮了，兩人走到船隻的停泊處，發現致遠坐在船邊看海，黃齊想要躡手躡腳經過，致遠轉了頭過來發現兩人，小夢尷尬的跟致遠打了招呼。

船身激起浪花，但現在沒有漁網和開啟的雷達，只是一趟散步，久違的海上散步。

小夢開始有點暈船想吐，致遠與黃齊父子看到小夢滑稽的樣子笑了出聲。致遠想起第一次載黃齊出海時的情況。

「誒，爸。」

「幹麼？」

「都市的小孩子真的有比較好的發展嗎？」

三人只能聽到海浪聲，而那似乎就是答案，致遠點起一根菸。

「嗯，對啊。」

「喔，好吧。」

然後小夢吐了出來，致遠看著黃齊聳了聳肩。

「你知道鮪魚的特性吧。」

「知道，鮪魚的鰓肌退化了，所以要靠游動取得氧氣，對鮪魚來說不游泳就會死掉。」

「我們就是鮪魚，你知道嗎？」

黃齊用力點了點頭。一旁的小夢還有點暈，不太清楚發生什麼事，不過她感覺這對父子好像和解了，而黃齊的表情看起來像是他開始在乎著某些事情。

日頭慢慢升起，船上的三人看著紅色的雲，抱著自己的心事各自想著。在他們背後是東港的小鎮，靜靜的座落在海旁呼吸，都市發展得太快，有些地方被遺落在後頭，如停滯一般。
但岸邊的人們就如海裡的鮪魚，平凡而重要的鮪魚，不斷努力前進。